

文 學 小 叢 刊

藍 河 上

白 羽

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藝學小叢刊第一集

藍河上

劉白羽

目錄

鹽河上.....	一
鹽河下.....	二

藍河上

一

秋風漸漸涼了，藍河上像給一抹柔軟的頭髮織了片網罩着，變得憂鬱鬱的。

沿岸的石塊路上，草，已竟不可掩沒的露出蒼老的樣子。在那一陣一陣抖得騰騰響的風腳上，草仔，便離開了那白髻，一樣垂着的草穗，吹散開去。路旁，一片雜樹林，太森長，太密了，遮蔽得陰悶悶的。風一過，質料不相同的葉子，薄的，厚的，帶絨毛的，……亂拍着響成一片。這騷擾，不會在一瞬間吹散，卻陀螺似的，一直旋到水皮上，隔岸巖峻的峭崖上。

「呼嚕……呼嚕……」

這稍微有點彷彿裂了缺口的，銅片敲打着的，發出的喊聲，單調的從給林樹遮斷的路拐那面送了來。

太陽，羞澀，焦灼的哆嗦着。那一眼望不盡的，這藍河岸上充滿了的樹林的影子，卻無恥的，不顧忌的，如同一堆堆浪漫的夢幻，擺動了誘惑的黑髮，把那瘦長的樹影，倒向地面，有的就像一隻手，伸進水面去，摸撫着。扯得更長一點，更細一點了。樹葉的騷音，在這一瞬間，也變成了詭秘的細語了。

一個人影，先從那路拐角上現出，挪動……一會，又是幾個影子模糊在一齊了。喊着的是一个老領子——看樣子，是慣走這條路的老手。拐過來，先把兩隻燒火眼的紅眼皮翻一翻，機警的，往深林中瞥了一轉，看有沒有狼羣在那兒守候着。一面嘴裏還不停止的「呼嚕……呼嚕……」的喊着。這喊聲，很有節拍的撞碎在石塊上。顯得很疲乏，很脆弱。

嚷：

聽着這喊着眠着的細心動作。跟在後頭的王得，再也忍不住。從後面跳出來。

「老李，照你這樣走走看看……得明天到吧！」

譏諷的，他剛一住口——背後兩個年輕的小夥子，也嘩的笑起來，哪！在他們的笑聲裏，充滿的是熱情的溢流和任性。老李的頭同也沒回，彷彿這些聲音，在他那老於世故的耳朵裏連蚊子的哼聲那麼大也沒有。這一下，似乎是一隻含滿了侮蔑的滾熱的熨斗，一下烙在王得的心上。等他立着腳，把眼睛四週一看，嚇……這沒止沒休，漫無頭尾的雞樹林裏，就跟魔鬼的大嘴一般，吐着陰森逼人的涼氣，使人的毛骨都有點發麻。再加上岸腳的石塊上啃着的浪花，發出來的那股聲響……

「來，來……小夥子歇一歇腳吧！」

他以爲是在愠怒着的老李，却和緩的招呼起來了。

老李這會坐在一隻倒了的，漸漸給虫子蝕得朽化起來的樹根上面。兩手捧着

下巴臂是放在膝蓋骨上的。薄薄的兩片發白的嘴唇，鉗子一樣，夾着那個烟斗，吸一縷，一縷，冷清清的藍烟，從披露着黑毛，微微有點上翻的鼻孔上，裊裊的吐出來。兩手遮着了腮巴，胡桃壳般的瘦臉，更顯得小了。那兩個人，提了兩隻草鞋，去坐在岸沿上，洗着腳上的污泥。王得走向老夥伴那面去……

「老李！這兒真荒……」

他歪了左膀頭，把揹在脊梁上的槍弄下來。

「這藍河上……哼！老弟！嘿，嘿……」

老李一隻手，把烟斗從嘴脣上拿下來，舉在半空裏，指了那泛着千萬顆真珠般，細濛濛洒着白霧的藍河……他笑起來，那發眇的聲音，沉重重的含有一種野性的醇發。他一笑，那薄小的嘴脣，顫動得緊張着。他那一隻手拍了一下剛並排坐在身旁的王得的大腿。

王得垂下頭去，正扭開機柄，檢看平躺在槍膛裏的一串子彈。

「嘔，嘔，嘔……」就在他們頭頂的老楸樹頂上，一隻梟鳥怪聲怪氣的笑起來。倆人抬起頭，上面的楸樹高拔上去有三四丈，豐密的樹枝樹葉的交搭遮蔽成一片漆黑的籠罩，一點陽光也晃不着，梟鳥就躲在裏面。瞅了一晌。老李又把槍夾在兩條腿的中間，坐下。王得聽着不停止的怪聲，暴躁起來。他拍着手掌，呼喝着：

「噁……噁……」啼聲，還是沒停止着。他的頸子仰得也有些酸痛了。他把倒在樹根上的槍拿起來，朝着那枝葉頂密，黑得頂濃稠的地方，瞄了一下。手指微微一鉤，砰，這一下，樹葉繽紛的震落下來。雨點一樣，落到兩人頭頂上，肩膀上。聲音却一直一圈圈散落在樹林的深底裏去了。那梟鳥嚇得拍着翅膀撲出來。可是外面陽光在斜射着呢！噁啦，噁啦，幾個周轉，落向深深的草叢裏去了。

老李一邊撲打着滿肩膀，滿懷的葉子，埋怨着：

「這樣浪費……噫！真是頭一次，遇上狼羣，你就懂得子彈是寶貝了。」

王得却眯着兩隻眼睛，在那兒深思……

一個在他心上永遠是冷灰屑一樣的秋夜，那青藍色的菜油壺嘴上吐出來的火焰，燙憂傷的，一個爆栗似的，炙在深邃的記憶裏，沒有湮沒過。爹爹在各處酗酒，胡鬧，十天不見影兒了。媽媽瘦條條的臉，在那不祥的影子底下，怎樣把那已竟陷做兩片黑坑的眼圈，往外絞着淚水……她安息了，最後她的眼圈，不再絞動了。那會……一陣西風刷刷的，從窗紙上拋過去，梧桐葉子，也人手掌一樣，在那冷冷的月光中播盪着，印在窗紙上，飄飄落下去，毫無聲息的。自己的喉嚨，像掘開的水溝，咽哽……那會，屋頂的高亭亭的梧桐樹上，就落下那麼一陣怪惹人厭惡的梟鳥聲，
嘎，嘎，嘎……那次他沒有呼喝，也沒有檢一塊石頭去拋，打……只是冷冷的靠在樹身上，不動。

「我得生活，我拋開這里沉沉的死地，不能和媽媽一樣，做旁人肚子吃得那樣鼓，自己卻餓死……」

現在他只記得牢這幾句爆炸一樣沉重的話，從那兒他離開了家鄉……王家

路上這一條向遠處伸展着，伸展着的道路。王家峪西頭的，鋪滿了草的山阪上，每天，早霧還像濃雲一樣罩着的功夫，還有很多，很多黑灰皮的，長角的水牛，給孩子們橫坐在脊背上，趕上山阪來啃草。只是不見了王得五公公的牛也換了旁人了。

噉，噉……噉，噉……噉，噉……

兩個小夥子踩着草走來，水珠從那多毛的腿踝上往下滾。

掠過那交搭着的，樹的尖梢，藍空上，正流着一股電火樣的霞。像給燙鬚曲了的頭髮，在那密密的波折上晃着更紅的，近乎金黃了的閃亮。王得五一手摸着青須，須，沿了下巴骨的鬚髭，沉鬱的把兩隻眼光，儘力往遠處拋着。這樣寬寬的眉毛的尖端湊聚起來了。

那霞光，相同一條從煉銅爐中提出來的半溶化的鍊子……

「在我的家鄉……」

那裏有過一個英雄騎黑馬。」

哼着這平日他最愛聽的歌子，從厚厚的嘴唇角上，扯下兩條弧線形的，老實的笑紋。老李霍的拍了他肩膀一下。他嚇得猛然把頭激動的翻過去。老李卻抖開那兩片小嘴唇，一連串咯，咯……從喉嚨管裏榨出一陣嘎笑來，他仰起左腳，一個勁兒把握在手中的烟斗，往納蘇的硬皮底子上磕着。從那骯髒的烟灰盞裏給風扒出許多碎星星的火點，滅在風腳上。

「老弟！到不了站頭，就叫你瞧瞧狼！」

王得翻了翻上嘴唇，連那鼻子都有點歪斜的笑了笑。仍就把下巴仰一點，兩眼望着天。霞炙熱了他沉穩的心靈。眼球上，也多少染上一些霞的焦灼。塞在他記憶裏的，是廣漠的，甜蜜的熱情奔放着的草場；是野馬般無顧忌的，任情的奔馳。他是一個勇猛沉摯的流浪漢，從那聳動着的，厚寬肩膀的線條上，是看得出他青春燃燒着的力量……現在，表面卻沉默。

忽然一片黑，悠然的，插進空中更綿遠了的霞塊。

一隻鷹把堅硬的膀子一平，旋了個旋圈，啊！說不上來的靜謐和莊嚴。在牠背後襯托着的紅霞，以及藍得杳遠的天空。王得扯了一下老李指了指，他的兩眼跟着鷹的尾巴，盤旋了十幾回，然後牠轟然發現了什麼似的一斜身，倏的一條黑線，落向遠處山嶺後面去了。

「走吧！還有一條峽沿得趕呢！」

老李皺下眉頭，抬眼瞧了瞧那條稀鬆得漸漸要臃腫起來的霞塊。站起來，彎着腰去整理那磨黑了的槍梢帶。王得看看鷹再也沒飛上來，也就招呼了兩個小夥子。——一個聽見喊聲，趕緊往樹上磕烟袋，拴起草鞋的藤串絆來。

他們走了，那邊深深草叢裏又嘩啦響了一陣。

在王得深邃的意象裏，永遠像火鏟打在石尖上一樣，閃着不可磨滅的火星。在東家的馬房裏，他沒有和旁的夥伴那樣酗酒——像老李就是一個。他在那提燈搖轆的黃影下，常常紅着臉笑鬧。有一次王得把拳頭敲得他骨頭山響。夥伴們還在—

旁挑撥着。可是，第二天早上，旁人卻看見兩個人在場院後老桑樹下，說笑得和沒有那回事一樣。背着他，老李多半是聳着那怪可笑的紅鼻頭說：

「嚇他？……小孩子小牯牛……」

這小孩子，在摸不着的日月裏，有時也摸得出上嘴唇上有鐵絲般的鬚根了。夜靜時，他也那樣想過：

「咳！怎麼一活就二十五六了……」

長長的生活的疤痕，在他那比較旁人堅韌點，厚點的腦子折皺上，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分別。等到天一亮，鷄聲把他喚醒，他就忘掉了一切……髣髴苦累是並沒消耗到他真正的精力。總沒打過呵欠。也許就因為這點好處吧？平常雖然他又粗魯，又倔強，就是東家拍他一下肩膀，也會斗的車過瞪了兩眼的臉，像要拚命；可是東家永沒在他身上想過一個「走」字。這次叫他跟老李去雲谷收租，前一晚，老東家還叫上他去，囑咐了幾句：

「出去見見世面吧！王得，你也二十多了……」

走着，走着，耳邊彷彿又響亮的，響起這句話來，像老頭陀手上的鐘鐺。

那會，在他心裏，也不想着——走吧，走吧，向更遠的地方去……

他們腳下走着的岸頭，却蹣跚起來，有點往河面上突出去。河水，也不像剛纔那麼平靜地流着，一味的是渦漩一樣巨浪，泛着漸溶的冰片那樣青白色，擊打着岸頭岩石。岩石上，一簇簇不知名的水草，把窄長的綠葉擺着，向浪頭裏攔着。對岸，岸給一片矮矮的野茶樹攔住了。再往上，卻變成峭壁，崎嶇的，刷了一截深藍，土青色。拔起，一直往上，快到頂端了，因為落日的晃照，塗出很莊嚴的，焦灼的金光。頂上，掛着冷冷天風的小樹頭，也鬚鬚幾個爬着的黑點。

王得仰頭尋那片霞，沒影了。

天，完全是逼近黃昏時的慵懶。旅人的腿，也許是麻木木的吧？只有他，一手探在右胯上的糧袋裏去，摸出塊乾麥牙餅來嚼。

「老李！落腳還有多遠？」

「拐過峽沿，狼見愁，還有里半路，老弟！」

在路上，老李可變得比他機警了。時不時往前多跑上幾步，攢了槍桿探頭——每次，跟着腳下的路，拐一個彎子，全都不嫌麻煩的這樣做。這次上路，老李說好不再喝酒了。到了宿腳時，也不像王得那樣，扔下腦袋就睡。他更乖巧的是對於走路用勁的經驗。往往王得他們喘了氣，擦着額角的汗珠，他只平常的把薄薄的上嘴唇掀一掀，露出一個笑花來。趕夜路，他總會叨唸着：

「老弟！黑泥，白水，牙色路，——你記着！憑你摸遍天涯地角，哈……！」

王得的心，這會卻更沉重，沉重了。他在這次遠行——這是頭一次嗎？每次想起那決定了的念頭，總會咬着牙，把大姆指和二姆指更下勁的去摸索一陣槍托把。眼前，忽然顯得黑沉下來。

還沒仰起頭，老李輕輕把臂肘拐了一下他的胳膊說：

「到了，狼見愁了！」

果然，迎面是突起的懸岩，兩岸拔立起來的岩頂，接連着像吻着一樣，只從那橫截着的，小小的小叢樹柯的密葉間，狗齒般露出一條曲曲折折的，金黃的天空。這條窄路盤上去，就在最高的那層岩頭下面往前進。裏手是稜角突兀的石壁。外手便是稀的小楓樹，朝下靈巧的探着手。假如要落下一片葉子……至少飄飄的，要落一兩刻鐘纔能浮到那吐着白沫怒咽的水面上。路到了這裏，又那麼窄，緣着峭壁脚凸出凹下，就像一股虛茫茫向上浮升的烟或霧。上面，岩頂蔽着日光，顯得黑沉沉的。

老李脚快，早走過一個凸崗，拐上峽沿小路。

到了那裏，王得很想探首看看下面究竟有多少丈深，可是髻鬚有一種冷氣從下面撲上。他一手攀住那附爬在稜稜的石角間，小孩兒臂粗細的老野藤蔓。

楓樹的葉紅得像多少滴血，凝在一堆。風一來，一翻動，有的地方纔露出微青，微黃的嫩色。

老李走着却談起天來：

「嚇！有一次，大清早我趕往這邊走，唉！少年氣勝，老弟……人家對我講，一個人，早不得，可是，你猜……我想，就白白在那兒瞅着太陽紅滿天嗎？多麼倔強啊！我仍然趕上路了……挺涼，奶奶的走到這裏，一個勁兒，露水從藤葉上往下掉，我啊……只撐了一把雨傘，走走……忽然聽見對面拐腳後，也有嘩嘩的聲音，一瞧……老弟！二隻那麼大的狼，簡直沒有過，嘴裏叨着血淋淋一個死孩子……這一下，魂飛魄散，老弟，你懂……那傢伙，獸見對面有人，兩眼露着藍湛湛凶光，就跟狗吃食時候的那般勁，牠也不躲，一直走來，就那麼股道……這裏你瞧！眼看到了跟前，我真急哪！把手裏的雨傘朝前就打……嘿，嘿，誰想拴傘的藤繩崩斷了，花……紅澄澄油傘整個散開……」

腳停了停，他把手一揮，朝旁人笑着：

「……那狼也不明白這是什麼來頭，一嚇！怎麼樣？你猜……真眼花了，一跳落

在一棵小楓樹上，咕噥……小楓樹腰斷兩節，狼也落下去了……」

一邊走，一邊聽的人，都有點神往了。他打個哈哈。

「所以，所以……沒槍，一個人是走不得。走不得……」

路拐了方向，不再沿着峽沿了。兩旁，多是藍得沉默的，像披了長衫的教士，顯着多年的頭頂的黃檀，厚亮，野樺。風冷冷吹着。太陽最後不忍扯下去的純紅的光芒，從樹根上，射得他們渾身哆嗦着。這只有一瞬……再走下一塊凸起又凹下的石崗，太陽却沒有了。只在遠遠的，紅粉一樣迷漫的，蒼茫的暮靄裏，露出一個紅輪。

王得正皺着眉，在那兒應着四處山巒的黑影。一股神祕的感覺，掠過他錐形的長臉。忽然腳底下，樹梢上，飄出一陣狗吠聲。他撞了撞老李的胳膊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那是一種幻覺吧？倏然把他扯到那已經渺茫的遠年。在一株烏柏的稀杈下，他見幾隻水牛，慢慢的，踱在一塊綠茸茸的草崗上。背頭，幾個攢了大斗笠的小孩子，

懷坐着。一面揚着手裏的柳條，往空中撲打。他的腳快跑了幾步，樹却不作美的隱蔽了一切。

二

幾棵落了花的木槿，把黑影子膨脹成一團了。

沿着山徑的一排排柿子樹走，樹一直順了坡腳，長滿了這半面山谷，那經過了一兩次霜打的柿子，漸漸發出黃紅色來，可是外圍還潤飾着一點青綠。有的長了四五枚的細枝，禁不住過重的分量，墜得彎了下來。王得瞧着這些掩映在巴掌大的厚葉下的菓子，覺得嘴在炙燒一般的發乾發渴。

夜已經開始掩沒了岩頭下的藍河。

四個人，此刻全感到一陣近乎麻痺似的酸軟。王得把那頂軟胎的，發黑了的毯子，推向頭頂後，探進一隻手去，搔着蓬亂的頭髮，一些白的碎沫，順他指甲上往下飄。

天空流着一片極濃驟的，刷了一層毛茸似的紫霧。幾隻鵝鷹伸平了兩翅，從對岸山頂的蒼林上飛過來——大概是因爲正是鳥雀，栖歇在樹枝上的時候了。牠們懷慢而冷靜的嘯着。嚇得小鳥全從樹梢上，落葉樣，紛紛的飛向深深的草叢裏去。隔着樹林，還聽得見河水，夢一般的嚙咒。聲音在穿過樹林的時候，一路給樹葉的輕拍聲剗削着，送過來，已經微細得模糊了。

囉，囉，……

突然，一陣含着鋼絃的，尖銳的噪子，從密密枝葉上掠過來。

髻髻遠行人偶然聽見故鄉的人語。一種甜蜜過的安慰的笑，從各人鼻翅上拉下來。王得先一脚跳上一塊突起的石崗，極力把眼睛逡尋的向四處拋去，聲音就在近處，連一個人影也可看不見。倒是那幾隻水牛，變成了幾個痣般的黑點，正從這個山崗往那個山崗上爬動。

「老弟！你別費心吧！我勸你哈哈……」

老李打着哈哈，却捨掉長長往前拖去的路腳。往幾株高聳的白楊樹下走——那兒看出一條窄極了的，蹀出來的小路。

「哦，走山路是得讓火眼猴的！」

兩個小伙子，聽着這恰當的形容，笑起來。王得沉默下去，只把兩眼瞪着那瘦削的矮背影，好像感到一陣什麼事情要觸發似的。他怕想起來早一天或者早一步的事——他覺得那全是會聳人毛髮的黑滲滲暗影，只有前面是光亮的……這不是一天的感觸了，從他兩個肩頭還非常削瘦，離開家時起，就是這樣。現在，走過了多少路給野性的風發酵的吹拂着，又開始覺得在東家的馬房裏凝固的沉鬱了。他不能在那兒，他並不是喝上斤把白干，一醉半晌，便算對於生活滿足了的傢伙。他開始覺得那是多麼骯髒的日子，只有麻木的，給生活壓倒的，纔會習慣着呢！這堆話，他早就想對老李說，可是到了嘴頭，那小而敏的臉露着一點誠樸，在眼前一晃，或者是笑着

遞過一斗烟來，他咽住了。他又不得不把眼睛轉在自己鞋尖上。

路是隨着山在起伏的。突然一個小伙子嚷起來：

「一點不錯，李老爹，你聞！」

果然，一股帶着焦味的炊烟，在前面不遠的林梢上，淡淡地飄出。老李仍然固執的走在前面，彷彿是懷着一種極自信而且對於同伴值得露骨的傲慢。王得笑了，輕輕的自語着：

「這倔强的性根……」

那張笑的臉忽然一繃，兩條濃濃的眉毛，動了一下。一面咬緊了牙巴骨，心裏下着決定：「誰說，誰說……我不能那樣，我不能永遠呆在一處把魂合骨頭都在一齊朽化，我還年青，我需要更熱烈，更遠大……」眼睛眯了眯，微微向前突起的鼻梁顫抖似的，又停止了。

他忽然覺得胸膛上的悶熱，側轉頭微微嘆了口氣。

炊烟更濃重的撲落地面，迷眩了眼睛的時候，一邊揉着眼，纔覺得天在發霉一般陰着了。担心的……朝前面趕了幾步，重重的敲了老李的肩骨一下，憂黯的壓低了聲音問詢：

「明天落雨能走嗎？」

「老弟！告你說別担心吧！還有長長一夜哪！」

這會，倆人是並着肩的。老李故意把那合他腳踝不大相稱的皮鞋——那也許這是他當副爺的爹爹的遺物哪！——撞得腳尖下細碎的石子亂飛。路開展了些，却變成曲曲彎彎，在那無秩序的小樹間。走到頂端，往下是一個坡脚。坡旁，依靠着一張峭平的石壁下，露出一個人家，幾棵枝梢上還掛着紅點子的棗樹，把那有刺的粗枝，鐵般堅硬的從竹笆牆頭伸上來。

老李一滑腳跌倒，又站起來往下跑。

跟着「囉……囉……」的喊聲。從不遠的樹後，一個小女人走出來。她一眼蹀

見這突來的旅客就嚷起來

「李老爹，爹爹這幾天叨唸着你呢？」

她的臂彎裏，挾着一隻麥稈桿編的巴斗。幾隻肥肥的小豬，拖了那將要垂到地面上的肚子，跟在後面。蠢笨的把那小尾巴，捲着搖起來。在它們那些溫善的狹短眼睛裏含露出來，一股藍的光芒。也許它們是一堆慣於知足的傢伙。王得懶懶的，一步步走下來，瞧着牠們却笑了。他上嘴唇的一角往上掀着，倚在一棵細細的小樺樹上，點着下頷。

——豬！豬！豬！——

兩個錘子敲着似的字，在他腦筋裏響。他的笑變作慘裂。——想起那木圈裏，竄追着的豬，他也想起在充滿乾草味的馬房的夜裏，醉得一灘泥般的伙伴。

隔着一方草坪，是纏綿的山谷。

夜色，已經不讓人再看見谷那面的山影，是怎樣的顏色。

水肉啊……東流，日西投。

一場涼雨，做就了一場涼秋。

一個小伙子，檢了個石塊坐下。一面搖頭哼着曲子把草鞋解下一隻來，往地下擲，粘在那上面的乾泥巴，就蟲子一樣往四下飛。另外一個也蹲了下去，隨手檢了塊光石，在地面上劃些什麼思線條。一會又把兩隻充滿羨慕和欽佩的眼，往那邊蹬了一下，低低朝那個嚼着耳朵低聲的：

「李老爹真老練……王得就不行，是不是？張蘭……」

被喚做張蘭的聳了聳鼻尖。把兩手不住的磨擦起那裸露着的，圓圓的腿脛。

「可是，可是……」

老李跑出來，拖了王得的手臂走進去。——天已經完全黑了。空中淤積的雲塊，更顯得笨拙的臃腫起來。這是預兆着一場秋雨。是急湍一般的風暴，還是長長的纏綿雨，那只有天知道。王得心中却希望是場暴雨。他髻髻是窒迫在暴雨前蒸熱的霉

氣中的燕子企圖吸一口雨歇止後，樹葉上溜下來的清涼氣。山中，暴風雨是一沖就過去，雨停後水清石潔，正好行路，就怕纏綿起來，落上三天兩夜，弄得路上泥濘不堪。葉子變黃了，山色藍得也許想流開了。

那小女人在院裏忙着一會呼喊著，關起了雞籠。一會呼喊著把豬趕進木柵圈去。

山塲裏的夜，一刻後變成靜肅，詭祕了。沿着石岩，一瞬不停的流着的紫霧這會也變成窒人呼吸的黑塊了。

他們兩個，坐在屋中一個陰黯的角落裏。面前柱子上，插了一隻小小的鐵油壺。就跟下窖掘煤的煤黑子頭上頂的小燈一樣。幾條棉線搓成的繩，從那細細的壺嘴上，爆起一朵藍花。這藍花射不了很遠，只照見柱腳下一圈。王得就坐在那木坑沿上。坑台是下陷的，上面攤滿了取暖的稻草。老李歪着身子，縮在上面，把頭放在高凸起來的木坑沿上。疲乏了的腿，都剛用熱水燙洗過了。這會，蘇蘇的像有多少隻蟲

子脚從肌肉裏往外爬。王得一脚蹬着前頭的板凳，沉鬱的轉了下頭。

「老李，你又灌這個，路上，」

「路上不比家裏，我明白，老弟！可是少喝一點是解乏的。這家是咱們老住腳的地方呢，每年，只要東家派我，總得來往兩三趟，那老頭兒量也不小呢。」

王得把擦好的兩條槍，順在坑沿上。

靠門的黑暗裏，兩個小夥子早無憂無慮的發出鼾聲來，王得想起剛纔在路上的決心，牙巴骨都有一點癢癢，像受了風寒在串着痛。偷眼瞅了瞅。老李又把一隻錫酒角子送到嘴唇上。倏的一片什麼東西在王得腦子上一撞，他轉過粗糙的腰軀，風一般撲過去，攢着那溫熱的酒角子……老李瞧了這披覆着一層汗毛的大手，不會緩緩的仰起頭來。眼皮更紅了，連帶得嘴唇有點打抖。鼻翹笑了笑說：

「你，你來一口！」

一面輕輕彈了一下那手背。

一滴滾熱的眼淚似的滴在王得近乎熾熱的心坎上。他覺得週身的皮層下全在炙痛着，木然的站了好半晌。纔皺皺眉尖，把酒角子沾向敏感的嘴唇上面去，想仰一仰頸子，喝下。可是那冰硬的錫片一觸到嘴唇，一涼，他倏的清醒過來。像在混亂的意識裏，注射了一點薄荷汁。他把那錫角子又塞向老李的手裏。

「你喝吧！我不攪你了，老李！」

老李灌下酒去，瞅着王得聳了肩頭，往黑影裏走去。

乾草味，很刺痛了老李的鼻管和喉嚨。嘴唇和舌尖全有點麻蘇蘇的了。他把眼睛死盯盯的望着露出麻皮來的牆壁。伸出一隻手抓了幾個花生米，一皺眉頭，又咕嚕嚕喝了一大口。他不是在想心事——在人世間沒有什麼掛念。他是一個流浪慣了的漢子，沒有家，也沒有親戚，在馬房裏喝醉了酒時，瞎扯：

「來，來，老子就是一條命！」

可是，有時他也找個沒人看到的地方，婆婆媽媽的嘆起氣來……尤其是這幾

年來，他漸漸覺得一個人的孤單。有些老了！人不能不服老，他明白。不過四十多年的歲月，已竟不可避免的，把他磨鍊出來了，變得軟弱——雖然還是那樣倔強，固執。年輕的，不顧一切的勇氣沒有了。他成天躲在忍慮中過生活。他怕人家問他的年歲，或是當他搬不起一件東西，人家來幫忙，那時，他也許頹然放下，頭也不回，悄悄的退走了。

現在，他又陷於沉思……

他不時把小眼皮的折皺扯開。向黑暗裏去找王得的背影。有時也輕輕的喊兩聲：

「老弟……老弟……」

也許是發音太微瘡了，得不到一點兒回響。

王得覺得頭有點漲痛，一手揉着頭髮。那圓圓的肩膀，柱子一樣，靠在牆壁上，一些什麼思索磨難着他。想狠狠的啐上一口。終於……終於又沉默下去了。面前是「

扇木窗子，鑲了兩片不大透明的碎玻璃。他的兩眼，極力的從那上面擦出去。可是外面也沒有放他這急灼的眼光的地方。一片黑……

在夜的靜止的波紋上突然兩聲低啞的小孩子的哭聲，飄過來。

跟着這哭聲，對着窗子的黑暗裏，一點模糊的頭影現出來——王得眼睛仔細盯了一下，纔瞧見是在一張窗紙上，那光搖搖不定，忽長忽矮。在那一瞬間的明亮裏，牠透過窗紙，照在院子裏的幾株棗樹幹上，顫着……哭聲慢慢低了，卻聽出那從夢中驚醒把奶子塞在孩子嘴裏去的媽媽，在不停的哼着催眠的聲音：

「啊……哼……狼來哪，虎來哪……」

聲音全歸於靜寂的時節，燭影還露着橙黃的光芒。

在那光裏，王得忽然瞅見幾根細細的雨絲，跟銀線一般，倏的斜角度拋下來。「哦，下雨了……」他想着，把兩眼往天空上瞥了一下。雲濃得像冬天凍結的墨汁。右面峭平的石壁，相同一張滿含眼淚的憂愁的臉膛，蒼白的，繃在黑空中，使一切更

顯得嚴肅和冷淡。

噢……噢……

一陣急湍的風脚，從所有的樹林上掠過，撲在石岩上，又落下來，裹着帶了悽厲的狼的嚎叫……很遙遠，至少也在藍河的邊沿上逡尋着。風裏，還裹着落的葉子，飛蟲一樣撞在窗紙上面，颼颼的。順着這一陣風，對面燭影熄滅了。空中，像滾流着極憤怒的電流，沉重……王得使臂肘撞開木窗子。

黑暗中，風旋進來，他打了一個寒噤，幾片葉子落到頭髮上。

噢，噢……噢……狼的嚎叫，又高揚起來，打成一片的撞在岩石上，樹梢上，石片砌平的屋頂上，不立刻散去。一直等到又一陣風旋來，他捲起袖子伸出手臂去，果然一涼，一涼，雨點一個接一個的打下來——這場風雨是不可避免的！他想呼吸，他想像蜻蜓一樣跑向雨脚下飛翔。一條電閃，在他思索的時候，掣了一下，刷……緊跟着在那藍色的恐怖的光芒還逼得王得的一雙瞳仁刺痛着，一個雷擊下來，撞着滿山

滿谷瘋狂的一樣的樹木。尤其是那厚葉子的楊樹，鐵片似的，敲得亂響。雨跟着大起來……

風的方向無定了，一下帶着雨捲進窗。王得的頭髮，都淋濕了。他吃驚的，皮膚上起了一層粟粒，砰……猛地把木窗拉上。

嘩……外面響起來，混攪着轟轟的雷……

柱頭的燈花，結了一個球形，王得把手絞了長長的頭髮，搔了幾下。慢慢踱回來。瞧着老李，一隻手墊着頭不動。「……睡着了，這固執的傢伙……」一邊想着，他輕輕走過去，把一隻鏽滿紅皮的小剪子，剪了一下那吐黑焰的燈花。瞅着那燈花，巴巴的爆炸，他垂下兩條手臂去。

「王……得……」

一隻老羊哀泣的顫抖聲音。老李一翻身坐起來，瞅着王得微微蒼白的兩頰。指了指坑沿。

「你坐下，老弟……我完全明白，在你的心底上，也許藏着很多的話說……不
只一天了。在東家那兒，也許你在嫌厭着我們這樣的人啊，啊……你坐下……」

王得下勁的把那笨重的剪子丟在腳下了。

「……你會說『這幫酒鬼，這幫豬猡……』是不是？……可是我也這樣想過，
在年青……現在老了，覺得一切都完了，老弟！你不必悶在心裏。噯……雨下得很大
噯。」

屋頂上攪着樹枝，樹葉和風攪在一齊的吼響。老李側了頭聽了一晌，自語着：

「不小……唉！」

這嘆氣聲，鬚髯一隻刺了個小孔的汽球，洩出來的氣響。

「老李……沒到這兒來的那會不……可以說每天，每天，我都那樣想：『准說，
准說……』可是到我真應該開口的時間，我又閉住了嘴。不是我猶豫，也不是沒有
那股勁兒，就是我怕太傷了你的心，老李……他們不會明白你，他們說你是酒鬼，是

搬虫。他們會使鬼手段，叫你吵嘴，同旁人打起來，他們是瘋狂了嗎？不，老李！不是那樣……」

他迷惘的按了一下嘴唇。

噓……老李悄悄裝了一斗烟，吸着，又噴出來。

「……在他們的心裏也充滿了應該一下發滯了的煩鬱啊！所以你酗酒，他們也要酗酒，要醉得糊里糊塗，老李！你想……真是多麼彆扭，一個人被人家當豬一樣養活着，想舒坦嗎？這只有向糊里糊塗中去尋找……」

就這功夫，突然有人的喊聲，從雨聲中撞着木窗。王得停止了話頭，立起來，跑向窗前去。風下勁的拍着，他兩隻手努力的把窗推開了一條縫……雨卻帶着空氣打進來，使他倒吸了一口氣。老李一手抓着槍，也蹣着皮鞋，囊囊的跑過來。那喊聲在風絞裏掙扎一會高起來……

「是柴門外，有人敲着你聽！」

「這深夜！」

「也許是失迷了路的？」

對面的窗上，燭火又幌了起來。起初是一個臃腫的大人影，爬在窗上往外瞧，……在那慘裂的喊聲吵吵的響起來時，那人影子一轉身不見了。燭光洒在濕漉漉的樹根上，照見地下不停息流着的水像一條小白蛇似的，沿着黑暗裏往前游泳，鑽進一會，樹影後，一個人走出來，磁磁的踩着泥漿。

撐着一隻牛皮傘，風却把傘一個勁兒往上兜。那人艱辛的走進黑暗中去了。

風雨喘息着，聲音暫時平靜了下來。

王得老李，拉了門栓，走到院裏去，脚下泥滑得像踩着碎冰一樣。雨絲涼滲滲的澆在臉上，頸頸上，風從那棗樹枝上，悄悄的掠過，露骨的拂着黑影中所有動搖的草木。柴門外人嚷吵着。

一會，這山家的小主人（一個二十幾歲健壯的傢伙）領了一個給雨淋得精

濕的矮個子進來。雨又在一條急劇的閃電裏，大了起來。他們都退進屋去。那矮個子把上牙和下牙磕得哆哆嗦。主人抱進一束高粱糶來，拋在冬天用的火池裏，又向老李，王得，道了打攪，回去睡覺了。

「來你烤一烤吧，喂你叫什麼？」

兩個小夥子給吵醒來，繞了個圈子，看看沒什麼稀奇，又回去，倒下身睡了。只剩下王得拉了條板凳坐下。

「我姓張，叫張和志！」

他一面拿了引火，把柴束拆開點着。脫了襤褸的衣服，兩手捧着在上面烘烤。火漸漸旺起來，紅舌頭一樣，一直往他裸露着的手臂上黏。臉是白得可怕，這會給火烘着，慢慢發出一層憔悴的紅色——肋骨一根根露在外頭。在他的皮膚下，也許就找不出一點脂肪來。連兩隻眼也怯生生的，露着羞澀的微芒。

「老弟！明天還有路可走呢？你別費心了，他不是傻子！」

老李早退回坑上，倒在稻草堆裏，燃了烟吸着——實在，夜已經漸漸移近重心了，風和雨還沒有停歇的意思。王得一點也不困，他轉回頭朝老李笑了笑，老李的肚子裏，大概酒的熱力在艱辛的漲起來了。削瘦的兩頰，露出難看的紅漬。同時他也習慣的，不時伸手去摸摸紅得有趣的鼻尖。

王得在夢幻一般的火影裏，矇矓了眼皮，聽着一條懦弱的喉嚨在那兒低訴。

「……我真不懂得，命運會這樣做弄人啊！唉！一刻以前，我沒有想現在還能坐在人間烤着火，唉！反正我知道，命運是這樣註定了，遲早是一個死命運，哼！就髣髴誰在你額頭上蓋的戮記！」

他把乾了的上衣披着，掉過身烘着身上的濕褲子。

「……所以你就會到處撞上霉氣。」

他把眼睛，往那燒着燈花的柱子上瞥了一眼。火烘着，一片白的蒸氣從濕衣上出來。

「髻髻早就這樣安排好了，活着也不過是一天挨一天，可是還想着『活下去吧！』」就這，又活下來了，像一條狗，沒人還會把你當做一個人，是活着的！一個人啊！剛纔在那山石都震得轟轟響涼風一颼，狼在遠遠近近的嗥叫着，伸出手去甚麼也看不見，像這回死定了，說不定腳下的地也許會崩潰吧！我簡直閉了眼，像一個瞎子的虔誠的教徒，在火影裏他臉微微仰着，眼閉了起來。可是猛一睜眼，瞧見這兒的燈光，我想：『這是命運，讓我多活一夜，』那麼我多活一夜吧！我的心又活了！」

黑得狂得一隻手托了下巴，沉默的聽着一面想：「這是多麼可憐而懦弱的一條蟲子啊！」

張志和又抽了幾根柴，折成幾段，插進火池去。等他仰起頭來，敵意往黑影裏望着，王得早瞧見他滿臉的淚痕，風從窗隙上吹進來，夜真的涼起來了。打了個呵欠，王得把板棧拖了拖，湊到火池旁，火也給突然的風吹得搖擺着。那紅光一直照清了屋

讓黑朽了的糊糊上垂下來，長長的懸絲，順髮髻，給熱氣拂動着。直照前丁星

王那裏，你只有一條死路。

對方沒答話，就在這會老李笑的從黑影裏跳出來，臉紅紅的，鬍鬚掛眼，精神
給白的眼淚把折皺的眼皮粘上了。他的上身在劇烈的鐘錘般的擺動。頭髮亂得像
黑鴉兒窠，在那上面印着一生的癡癡和背運的灰色。他瘋狂了？嘴困難的一張，一闔，
一下把那隻酒瓶子朝張和志撞去。「砰……」的磕了他的肩膀。老李一邊吐着沫
子罵

「我不會死，告訴你……你這豬……」

猛的往前一栽，紅得眼看着他跌向火池裏去。一下跳起來，把他的胳膊抓讀

「勸你少喝，醉死了丟醜。」

「不老弟……我得同那小子算賬，他害得我……」

我……

叨囑着……給玉得連推帶拉的倒到坑上去。頭剛一碰坑沿，像嗚嗚哭起來了，那個肩膀頭抽抽得厲害。玉得兩手按着他，轉回頭朝黑窟裏瞧了瞧，於是他鬆鬆褲下去似的露出幾根骨頭一樣的灰塵來。那個人在黑窟裏低垂着頭不言語，只露出角額頭，桑皮紙一樣白，酒氣從下面往上噴。老李嘔吐起來。

窗外的風雨全小多了。

三

壁岩上博下幾聲慘厲的狼嘯以後，雨完全的停歇了。天上的雲漸漸的變薄了，層浮烟般的自影，二刻後也悄悄的流落開了。在西面天空上，露出幾棵丫的白楊芽，可憐的光芒，無力的，投在岩頂的幾棵高聳的桐樹上。巨大的桑李懸掛着露珠，一抹一抹的。

風一吹，涼得透骨。

——明天亮了

他又頹然把槍放回原處。一聲不響，回轉頭走了。

一會，院中柴門輕輕的有人推開又關上了。

浮雲完全刷淨的那會，天變成純青的淺藍色，所有的樹葉全在風的撻撻中，滴水的歌聲。石塊經過了激流的沖洗，白的是晶瑩的，藍的就如同幾堆藍靛上，滴了一滴水，慢慢在那兒溶化。白與藍往往吻合起來，變成一片。只是中間襯着綠的，綠的，山植，掛了幾片小巧的紅葉。衰老的草，更不像樣了，穗子全粘在一堆。

涼的風吹進屋裏頭來。老李的酒全消了，懶懶的翻過身，爬起來，揉着眼睛，走下地，去。屋中燒了一夜的隔梁，蓄了滿屋子的焦味，這會還沒消淨。他去踢開門，嗽了嗽，門旁的兩個小夥子，還賭一樣捻着，睡得狠香，他怕醒了他們，忙回走。——火地已經滅了，可還有淡青色的烟十絲絲往外冒。

——明天亮了

他呆住了。在他脚下明顯的瞧見一灘血，已經凝固成深紫色。

光線是那樣頂心，灼黃牆吧！他想起昨夜，那是多麼遙遠而模糊的夢啊！像一種刀割的刺痛，在他的靈魂上，緊緊插入一隻尖銳的木刺，咬着他，他瞧着那灘血。那血在他的眼前漲起來，浮動起來，覺得是從自己身體的某一部分流出來的……

注入囊裏的從窗根下走過去。

老李仰起頭來，兩頰紅紅的，蹲下去，無力的把一隻扒灰的瓢，撇到那灘血上。

咕咕……咕咕……

一陣磨盤的磨擦聲。一片果樹，疎朗的影子，印在木窗上。朝陽剛露出來，從那片裂了縫的玻璃片上滑過來，撕碎的白紙片一樣懶洋洋洒在黑土地上。屋中開始旋迴着一般般發響的潮濕味。王得還睡不着，動，肩膀頭在隨着呼吸緩緩起伏着。老李的心上給一片扯不碎的灰埃和蛛絲攪雜了的黏東西罩着。在這清朗的早晨，

上，簌簌的草葉上，全都反射出一點點珠子似的閃爍的星光。條約上嚴涼氣，像靜一下，他聽見老李嘆了口氣，……自己搞鬼。

「我知道，在人世上永遠有一個人憤恨我，不明白我。」

那個小女人在棗樹下推着磨。旁邊一個披了臃腫的棉衣的小孩子貪吝的望著枝上的乾葉。

「睡得好嗎？」

一條蒼老的嗓子震動了一下他的耳朵。忽然他想起什麼似的一面招呼了一聲，就車轉身走回去。老李正繫着那隻輪上黑朽的指帶，一條腿跪在坑沿上。王得槍過去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嚷：

「那個人走了？老李！……那個……」

「走河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。……我們也上路吧！老弟！」

他突覺得藉好槍，兩個黑黑齊走出去。這使那殷勤的主人，很驚訝——每次，老李來

這兒落腳，因爲次日只有半天路，就到云谷了。所以他總是清早起來，喝着茶水，同主人暢暢快快，談起這邊那邊的情形……尤其是當人家稱讚着他的胆量。說着他在狼見愁怎樣嚇掉了一條大狼的時候。他會扯開薄薄的兩張小嘴，噙着笑，一氣一回，這回……

「李老爹早呢！半天路還這樣忙？」

老李沉默的只揮了揮手臂。到是王得招呼了兩句：

「打擾了！客走主人安！走回頭路，再來談！」

他們走出柴門去，太陽從樹上掠過，照紅了半個臉。這回走的，該全是石板路。走了丈巴遠，王得回過頭去，看見老主人還站在門前的綠蔭下，一手搭着涼篷，在眼睛上，往這面伸着頸子瞧。他拐了一下老李，兩個人停着腳，把手舉起來，搖了幾下，然後大踏步走去。

從兩旁樹根下的青苔裏，捧出一股青氣味。太陽把四個人的影子，扯得森長。風

一過，王爺覺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爽快，歐陽伯情來。

大轎着磨拐了方向，藍河又吐着白沫橫在眼前了。這裏對岸是和這邊相同的山岩，樹林攔在一壑。可是已經不很險惡，峻峭。河水平平的流着，浮着濃濃的乳酪一樣。趕着朝烟。四處岩頂上，樹梢上，還掛着一些，不過大部分都壓向水皮來，流滑開去了。草地裏，有許多野兔欣快的追逐着。

咕……喔……咕喔……

輕選的鳥聲，從那散着松子味的樹上投下。

老李始終沒開口。王爺在欣欣的晨風裏，想起昨夜同老李談了半截的話，現在是必得說的了，出了山口，就得分爭了，最後他又把那沈澱了很多日子在心底的思索，濾淘了一下。他想起馬房的酒味乾草味，他想起昨夜老李醉了的胡鬧，他想起那可憐的蟲子，那慣於知足的豬……

他走近老李，拉了他一把。

「老李！你聽我說完了昨夜的話吧！真的，不是一天了，直到今天，你明白，我也不能不講了！」

他順手在路邊拔了一枝野在輪草，折着，折着。

「……那種生活，我真的不願再過了，可是，……朋友們湊在一堆，也不容易，不過，老李！我現在還不是給人當豬一樣豢養的時候啊！假如我這樣下去，我知道手和腳會磨得那麼大，那麼厚，簡直會讓你自已害怕，哈哈（他猛的摔了手中的草葉，草梗）可是你的腦子呢？試問它，將要變成一個木塊，或者是一個小孩子踢的棗核球，是不是從此你的腦子失掉效用，不會再有一點好夢讓你做了，下去，遲早會像那個人一樣，嚷着「命運啊，命運啊！」老李！在多少年以後，我也許漸漸變成一個這樣麻木的人，可是現在我年青，老李！你不要忘了我還年青！」

他末尾激動的搖撼着手中削瘦的肩頭了。他還看見那小小的腦袋在搖，頭髮在飄揚。

「我要幹，我攤開家心裏，老那樣想，我不能就這樣呆下去。」現在……家也，也許都餓乾了，跑着……「提啊！老弟！完了，一個人的頭髮也有點發白，手指頭往往麻木起來，什麼都不知道，那還說什麼……這幾年就不敢想，我的性子多麼倔強，可是一輩子的磨鍊，錘砸，我沒有勇氣了，所以嗜酒……一喝就得醉過去，胡嘔，胡鬧，完了，唉……」

王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他很清楚，二三十年把一個倔強的性子揉成模團。這一個人，只能這樣一天天活下去，一直到他最後喘不過來的一口氣為止……他茫然嘴唇上拼出幾個字：

「這是生活……」

拐了一個山脚的路口，旁邊又聳立起一片樹林，蔽得下面很陰森。老李震了震眼，并没呼嚕，呼嚕……喊兩聲，探出頭去。到是張蘭他們腳快跑到前面……王得，老李談着天落在背後兩個人心上全有一塊錫鉛在溶化。這溶化的熱汗，有一個時刻

也許會灌注到每一根血管裏去。

「喂……李老爹快來哇……」

張蘭站在樹林前，一隻手舉在空中攪着嚷。

老李褪下槍指帶，兩個人手心都微微沁出一點汗來，攢着那滑滑的槍杆往前跑去。

「那兒一個人上吊了……瞧！」

果然，一株粗大的樹上，一個枝子手臂一樣，在空中橫抄過去，一個人高高懸在上面，臉朝那邊看不清楚。風一來，那枝子一顫，尸體也轉了一轉，又歪過去。王得眼快，一瞧那毛藍布的破褂子，裹着那瘦瘦的身子。他一邊把腳插入樹林裏的草叢，朝老李扔了一下手。

「喂……是那可憐的虫子的老李……」

老李一聲不響等他仔細看時，老李的皺皺的小臉膛忽然變得白灰片一樣，沒

有血色

走着，一些衰老了的草虫，猛的鑽出來，跳着飛着亂撞。小米粒那麼大小，那麼黃的草仔，沾在腳踝上。蟲習習的，除掉幾聲天籟的鳥聲，啾啾響一陣，靜極了——幾乎是一種死的沉鬱。走到那粗大的樹下，王得使槍鉤把那繩子打轉過來……昨夜，在篝火池旁，叨嚙着「命運」的傢伙，真的在這命運的繩索上停止了呼吸。顯明的，在他的左額角上淤積着一塊血漬。那血是沿着耳鼓腮，流到肩膀上，紫糊糊的。

「我害了他……」

兩條淚水，忽的從老李絞動着的眼皮上淌下來。王得也楞着了。他有點模糊：……這血，這紫色的血，當時給這末路的流浪漢，是怎樣的侮蔑……

黑……

老李的心上，非常難過，頭有些眩暈。他的眼睛，不敢望一下這可憐的死人的臉。……那紅得已經發紫發白的舌頭，鬚鬚一隻給刀子割開皮的魚肚上，顯紫色的魚

肚子，跟着一股血，從那破口上迸榨出來。乾澀的舌頭，就那樣露在張開的嘴唇裏。那是風乾的鴨脯一樣，鬆弛的，連眉頭也皺不上。

嘎，嘎……密密的樹頂上漏下鷓鴣的吟叫。

……王得把那繩子一槍桿撞斷了，撲的一棵木墩般落下地來。他用腳把它踢翻過來。臉朝下的栽在草叢裏了。

「走吧……老李，這世界上是沒有弱者的路的，只有鼓着氣走……」

……他溫順的拉了老李的手。他覺得這隻握在手心裏涼得石子一樣的手時，微微發抖，很嘔心……這隻手，同那懦弱的在坐落前面默認着命運而死掉的那兩隻手有什麼分別，他不明白。不是一種憎惡，也不是一種憐恤，是與失望鬚髯的一股冷流串過他炙熱的腦子。他下勁的拋丟老李的手……

誰也沒言語，往前走。

藍河漸漸平靜了，河面也蠕縮的窄攏了。

下了山，陡峻後，太陽漸漸烘得空中發起淤熱來。老李敞開了泥污的衣襟，露出那瘦骨嶙峋的胸膛。山的凸面的藍漬，在煽着的微風裏漸漸收縮了。走過一條窄窄的，兩旁都是岩石的路，升上一個崗頭。回過頭望望一疊疊山聳着，越遠越高。這兒彷彿是在一個山麓上。拐過一片樹林，藍河拐了彎。

遠遠隔着一片山林，那裏有放羊人吹着口哨，輕脆的拌着鞭子。

走盡一段樹叢，老李突然停着腳。

「這兒是叉路了，往這邊……那順着河岸是到云谷的。往那邊涉過水……」
「那裏……」他，那裏也許是更遠，更遠的地方吧！

走得緩緩的，程下嶺，咬給張開。他轉過手握着老李的手。

「我曉得……你，你……」

「好吧！小夥子，真棒，」他挑了一個大姆手指「……我也許是最末一次了，這凶惡的藍河啊！它磨毀了我幾年來的倔強……」他沈吟了半晌，才說的這些話。

太陽在河灘上閃出千萬點金星，金花。

一會，那個蹣跚的背影，在黃綠色的地上，往遠處消沒下去了。只剩下響亮的，銅鈴一樣的歌聲還留在空中震盪着。

鹽販子

—

大地從睡夢中剛醒來。還罩了一片霧。

鷄聲由遙遠的方向飄過去，輕輕落到亂石稜中。八達嶺高高脊背上，一條黑線一樣，彎彎曲曲拖延在湛藍、灰褐之間的長城，彷彿是活的虫豸，就想在早晨清涼中，翻一個身。然後沿了山脊再往遠處爬去。濃雲塊就在它左右不斷的撕扯着，滑動着。乾溝子裏，也許有睡着的狼，野兔……

「哼，——噢！」

哄喊一聲。他然後很從容的把右手往回一收，往上一甩。中間結了個疙瘩的騾
愁子（一種皮鞭）就平空的，很爽亮，很輕脆，劈——吧响了兩下。

「黑老叔！早晨趕情還有點涼呢！」

說話的是跟在幾匹騾馱子屁股後頭的矮個子，圓肩膀的傢伙。

乾溝子裏鋪滿的是磨礮大的石塊。騾子的鐵蹄一滑，一跌，兵兵吶吶亂响。兩旁
高聳上去的溝幫子上，鬚鬚般往下突出了茂草，野山楂，紫荊條。再往後個把月，像這
樣的地方，行脚人就不大敢走了。猛骨釘的，要是來股山水，一霎眼，就會溝平壑滿。駱
駝一串，一串，打個轉旋，冲出去十把里路，也算不了什麼稀罕事。

拐過一個犄角，聲响，嚇得芝麻黃的野貓刺刺亂躡。

老黑子的藏青小棉襖頭子，尾巴一樣，只管在腰背後顛酒顛酒的。每一腳下去，
可都有催諸熟，敏捷的姿態。這使背後跟的生手，簡直有點嫉妒。嫉妒儘管封在心裡，
那些自在慣了的石頭，可不會買你的賬。一不留神，就許兩腿一前一後，滑個大劈叉。

老黑子看模樣，也就在四十邊上。兩顆大銅鈴眼，慣會射出貓一般急灼的閃閃的尖光。

他一手緊了緊腰間的腰裏硬，擰擰鼻涕唱起歌來：

驢蹄脖子下濕三年呀！

老婆孩……

怎麼喉嚨洞里不大得勁。

驢愁子又劈——吧响起來，代替了那吵吵的聲音，一會又沉默了。

一種永遠不會息滅的，塞外的風沙，捲着一股黃烟一樣常常平空的由山阪上，坑谷裏旋起來。砂子有時落得像一陣細雨。迷了行人的兩目。走在後面的五一，把圓肩膀聳聳，溜着一雙孩子氣的眼睛。鞭子挺臀扭的挽在一面手腕上，搥裏搥盪的。他一等乾溝子裏，只剩下驢蹄子寂寞的响，就又膩住了前面的老黑子問長問短。

● 一種寬硬皮板似的腰帶。

「黑老叔——蒙古究竟在那兒呀！」

「那兒呀！混了十年哪！咱也沒上過蒙古呀！上一年……」他朦朧着眼珠子。李老板就想叫我去壓鹽車，我可不願意幹！你聽清楚了……從平定堡到那個……那個什麼鳥地方，坐絡絡車，要走半個月！這個荒亂年月呀！」

五一很入神的聽着。幻想着。喃喃的。

「要是我——我……」

「你得啦！聽說蒙古達子，湊巧了也做號買賣——就憑那把牛刀子。」

老黑子裂裂嘴繼續着說：

「你——你留着小命兒吧！」

老黑子啐口痰，把鞭子桿夾在胳膊窩下，掏出短煙袋，停下脚步，騾子一行六隻

是口外一種簡單構造的小車，往往一個人趕一大串，絡繹的在荒原上走着。

● 即指搶劫。

朝前走着。打頭的大青驢，挺健壯的把尾巴一擡，一擡……五一趕着，凝望那拴在廳背上的鹽口袋，嘴巴裏微微感到一點唾液的濕潤。

他們本來一幫有七十四馱子。明天早晨由張家口趕下來。晚上，住在一個堡子裏。可是怎麼一夜的工夫老黑子就鬼理鬼氣的變了卦。早晨天還濛濛亮。一顆星還在北面天空上縮斂着黃的光芒。他就偷手偷脚喊醒了五一。

「五一——五一……」

等五一翻起身揉開眼睛，身旁微潮的地上，已經擺了一堆鹽口袋。

老黑子笑瞇瞇眯着一雙眼睛說：

「天涼快，咱們早走一步！」

五一雖說是十九歲了。走乾溝子可還是第一趟。在張家口他只是個幫閑溜鳥的混小子。窮極了，也憑着力氣跑到堆棧上抗幾肩。所以他和這幫人混得挺熟——這回，他就幫老黑子趕下兩馱子來。那會，他爬起來。荒漠的曉風正颼颼着。

人們還在睡夢中，老黑子和五一就悄悄起程了。

此刻，早趕下老遠！不知多少路了。

慢慢入達嶺上的煙霧消清沒淨了。一片太陽光射紅了巨大的石塊，稀罕的獨立樹，以及那長城。在長城的一角下，正有一片蠕蠕而動的白點子——羊羣沿了山坡走。長長的茂草中，也有散盪的黃牛。這里可瞧不見一個人，也聽不見一點人聲……

老黑子心下打算着：

「十里，二十里——到那裏，哼！早三個鐘頭……」

吸着煙他不停的把驢愁子捧着。露氣一收乾，溝子裏也盪得狼煙起了。

二

在小溪邊飲了回牲口。鼓足勁再一口氣趕下來，就望見城牆哪。太陽還高高的懸在天穹上。趕路的人，鼻尖都頂了大顆的汗珠。在那平坦的黃土道上，驢子脚下踢

起來的塵土，更高了兩尺。這塵土滾滾不斷的撲在人身，臉上，洒一層黃霜。

「到了——」

五一望望那灰褐的城牆，心下自己嘟囔着。

這半天老黑子就一句話不响了。像一個渴思者，在那兒緊緊的抓着一個念頭。有時把驢愁子下勁擰上驢子的屁股。趕得驢子疲憊的一顛一顛跳上幾步。有時他又無緣無故的低下頭放慢了脚步，落在後面……這立刻會惹起五一的報怨。他的一隻腳板上，已經磨出一個泡。驢子偏偏又故意似的，攪進旁人家的馱子家。他就不得不展開兩手劈——吧摔响着喊：

「吁——喂……黑老叔呀！黑老叔……」

一下衝進了城門洞，太陽光就像平白低落了二尺。五一的心緒匆雜的響响擾亂了。

「黑老叔……」

老黑子沒搭腔兒，就往前衝去，一把抓着頭驢的綱繩。驢子一隻——一隻頭接尾巴的往前去着。牠們彷彿很熟練，並沒有一點驚惶。只是失掉了在荒野上那種恣肆縱性的樣子。款款款，把脚步放遲緩了走着。五——一面左瞧瞧，右瞧瞧，往前趕。

在一條小巷子口上，由黃土泥的牆上，豎起一塊「鴻升老店」，這樣一張木牌子，每一個字都挺諳熟的，在老黑子的眼底下跳着。雖然一直到現在，他也還記不清楚那些筆畫，可是他記得那扇旁門旁的那個石井台，他喝過那井裏的水……十年哪，跑着乾溝子。當每天晚晌，一幫人落到這片城池，這間客店，他記得清那店裏面每一個人的面孔。可是今天他有點心跳。

跟着一陣噏——汪噏汪的吠聲，跳出兩隻口外大獅子狗來。

「哦——老黑子怎麼……早哇！」

店主人招呼着，一面驚訝的點起脚尖，手搭着涼棚朝後面望。

一股紅潮在老黑子臉上炫了炫，就落下去了。

後面箭巴遠的地方——灰塵慢慢降落。店主望不見一匹驢子。五一轉了轉眼珠。心上詭祕的掠過一陣說憎惡并不是憎惡的味兒。斜了老黑子一眼。他整個的不明白這個人幹嘛興興頭頭起個大早，這半天反到沉默着不言語了。現在臉又一紅一白的。

「呸——有什麼鬼！」

他不管幾隻狗在脚下絆着亂叫。掙開腳步就往裏僵。

「喂——喂……趕馱子呀……」

店主人有兩縷麻刀般的刷子鬚鬚。小眼睛。一隻眼皮紅着。老是流迎風淚。臉給淚水浸得好像在臃腫着。他和這般人是混熟了的。他閉着眼睛……聽脚步，也分辨得出誰是誰。今天他可認不出這個混小子。他一邊揉着眼皮，直了喉嚨朝他喊。

老黑子一手搭在驢子廐上說：

「別理他啦！這個頭嫩……」

把六隻騾子送進客屋中去。老黑子又喘喘的幫了店主人把騾子拴到槽上。騾子輕鬆的擺動着長尾巴刷打着蠅子，蠅子却只管噪——噪的打盤旋。店家有那麼一個大院子，給矮矮的黃土牆圍着。一頭上，十幾隻駱駝挺艱難似的屈着長腿臥在地下，嘴動呀動的，像叨嘮着什麼咒語。

碎草梗，很零亂的洒在腳底下。

一股羊騷味，牛糞味，從各處透出來又濃重的落在各處。

偶然——平空的捲起一陣旋風就立刻吹飛了地上的每一粒砂土。裹着了駱駝毛，打成團，拍在臉上。

「這趟來了多少呀？」

老黑子正把一筒冷水放下。仰起頭來，瞧了瞧四面說：

「七十，」

一面伸出右手的三個指頭，做了個記號。

「他們呢？」

店主人拴着一個繩結轉回腦袋來。

「他們——他們……後，後邊呢！你家這幾天忙不忙哇！」

矮牆外，不時吆喝起一陣子來。跟着就狼煙起的揚一陣灰塵。太陽也給濛得混沌沌的。

老黑子一面要岔開話頭，他心裏在咒罵着這個老頭子。店主人望着天空打了個大嚏噴。眼淚不斷的從鼻梁上往下滾。他伸一隻手去揉着。突然慘雜着一陣狗吠，前面櫃房裏誰在喊叫。

「爸爸——爸爸！」

他才應着聲音跑出去了。

老黑子停着搥水洗臉的兩手，望着那走去的背影微微瞪了瞪眼珠子。他在着急。他要趕緊去跑跑鹽店，把這六驮子鹽銷出去。可是一想到這上面他就有點心跳。

他明白伙伴們那一張張毫不會饒恕人的嘴臉，可是這一次無論怎樣也不能混在一齊，等上十天八天銷不動。老婆病了正躺在家里……老黑子是非趕緊賣掉鹽，兩三天裏，趕回去不可……

（關麻子，二禿子……一張張怪嘴臉一晃一晃。）

在靠南面一間土屋子裏陰暗的光線中，很模糊的看得見那由棚頂上掛下來的塔灰。五一躺在那緊靠後簷牆的長條土炕上。整整兩天的印象，翻來覆去，在腦子上轉。他——在張家口黃風沙中長大起來的小夥子，永遠會覺得山和水的親切。他有時也愛着暮天中一朵紫霞，因為那像一個蒙古少女的披頭巾。可是牛和羊才是他親切的生命。他混過牛羣混過羊羣，他懂得牠們的性情……

「那麼遠——那麼遠！」

此刻，他叨唸着的，可是老黑子談的那個「鳥地方」。

五一把那個地點幻想得非常美麗——那一個大鹽沼。在那上面波濤一樣堆

着鹽。多少牛車在那兒等候着。運送着牛車來來去去，帶走了塵沙。鹽海中的鹽可沒看見淺了一點，少了一點……

兩天的疲乏，使他漸漸朦朧了。他知道老黑子進來過一躺。蹣手蹣腳的走到坑邊上，低低喊了聲：

「五一，——」

五一在半瞌睡中，沒有言語。

一晌。老黑子也就輕輕的走出去了。

老黑子走出店門，立刻就撒腿往鐘鼓樓那面跑。在他的心上憧憬着一片熱鬧的市廛。可是立刻又有點感傷似的情調浮上來。從老年人嘴角上，他聽說過那鐘鼓樓上的神蹟，也聽說過這城池是怎樣的豐富……現在可讓人們有點失望。上兩次來的鹽，不都是一蹲十幾天，兜銷不出去嗎？就連那鹽店的櫃台子，也像隻疲憊的東西……

拐過街，人聲異常的驚嚇了老黑子。

太陽光下，昏黃的霧片里，一堆一堆的人，在街沿上，多餘的蒼蠅般攪動着。噙

——噙——噙……

「某方人……唔，某方人，又怎樣了？」

一片豬肉槓的後面，牆壁下，一圈人仰頭在望着一張印了字的紙頭。黃沙落到肉皮上。蒼蠅懊惱的滾過來，又滾過去。那一圈人卻緊緊的搖動着，飄出種種疑慮，失望，憤恨，激昂，咽哽的語句。偶然一串絡絡車走過去，一隊駱駝走過去，人們頭頂上，立刻模糊成一片。

——一袋，兩袋……

老黑子從厚德裕跑到福成，也沒找着李六老板。他一邊叨唸着數目，抹着滿頭汗亂撞。

最後，他尋到了。是一個僻靜的坡角上。一顆矗立着傘一樣的槐樹下。太陽斜斜

的炙熱着，塗在樹葉上面——從樹枝上探出來的竹竿上拴着的酒幌子打了縉不大飄動。幾個小孩子，蹲在那綠陰涼下低了頭玩什麼。老黑子剛剛一跑過去，就瞧見李六老板的少的（兒子）光光也擠在中間。他立刻吆喝了一嗓子：

「光光——六老板呢？光光……」

光光站起來，咕嚕着眼睛，瞪了老黑子一下。猛一撥身，就往酒店里跑去。一路上儘自喊着：

「爸爸——爸爸！」

老黑子覺得眼前一亮。這時盤據在他腦子中的是希望和疑懼。他怕一下就像上兩回一樣碰上六老板陰鬱鬱的臉子，搖擺着的手。一面他咬着牙齒，痛心的決計。那怕便宜一點，也要把貨倒出手。明後天，就好趕回家的路了。

這一刻關麻子這一班人的嘴臉又暮然晃了晃。

老黑子強制着跳躍的心，一揪籬子，跟進去。一條熟諳的喉嚨送過來

「老黑子——哈哈……」

六老板黃牛般粗胖的身軀，由一張白桌子那面立起來。那方方的臉上，兩顆針芒一樣閃着光，不大的眼睛，在尋思似的一閃一閃。在那樣尖銳的光裏，包含了老鍊和機警。另外彷彿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崇高，落在一股趕馱子，抗大往●的人的心目中。

一齊喝茶的幾個老客，也都打着哈哈，轉過臉來。

「六老板眼光是一點不錯——某方人要一搞亂，哼！您收鹽一點不錯！」

李六老板笑着，望望那說話的山羊鬍鬚老頭子。

「福堂先生——也留一批吧！」

老黑子站得更近了一點。這些話一送到耳朵裏來，他立刻裂開了嘴叉。他彷彿是完全獲利了。他後悔着自己的膽量小。那時候要多趕下那馱子來。哼——他等候

● 即指米袋。

着六老板轉過臉來。他氣喘喘的說：

「六——六馱子。六老板！」

「呵？就六——六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七十馱子呢！可是關麻子他們落在後面。我這六馱子您先留下吧！我要趕回去……六老板！」

一刻後，六老板寫了個黃裱紙條叫老黑子帶到厚德裕去。就派人去鴻升店貼條子。

由酒店裏，一腳踹出來。老黑子覺得輕鬆了些。可是，另一個念頭，立刻浮上來，蟲子一樣，不停的攪動了他和謚的心境。他一面往前走。在那斜斜的太陽光中，貓一般的眼珠子上，尖光更焦灼一點的閃着，閃着。他在想——

● 鹽店留下的鹽，是可以先在伙子們落腳的店裏，等候聚多了一齊送前，要貼上字號條子，做一個留下的標記。

——幹嘛丟下他們呢！聽剛才的話風，就是七百馱子，也有人留幹嘛呢？要不是老婆病……

三

五一揉着睡眠，欠的蹦起來。

陰暗，昏沈的窗洞外，給一片噪雜的聲响罩了。狗吠着驢子的鈴噹响着。一面多少隻腳蹭踏响，緊——緩的人吆喝着。蹄鐵滑跌着。在那疲倦了的驢子脚下彷彿是每一塊石板在破裂，崩炸。而人們在驚嚇的呼喚……

突然關麻子的銅嗓子，在那兒响起來。

「噲——二頭！趕呀！」

立刻，窗根下，誰在低低說：

「趕個鳥貨到地頭，人到家……誰忙呀！」

這人很匆忙，立刻就跟了聲音，捲過去，然後又一個人趕過，咕嚕着。

五一翻個身，懶得動。他閉上眼。他想到，一會，二禿子，王連，一般小夥子一定會吵着，嚷着一腳踹開門，蹦進來，說他們早到的人是早舒適的。於是大家相互的，由心裏發出誠懇熱烈的聲音，嘻嘻哈哈笑了一陣。小夥子在口（張家口）上，向來是這樣慣了的。這該多麼高興。他雖說閉了口，卻把耳朵尖起來。那怕耗子在頂棚席上叭噠一下。他也会猛的睜開眼。以爲是誰，暗暗躡進來想嚇唬，嚇唬他。這樣，他與奮的壓制不着嘴角上的笑。心，也有點沉不下去。像浮在半天里的一塊雲。

屋外，脚步是一會响一陣……可是噠噠過去了，噠噠過去了。

天漸漸濛濛下起來。五一的興奮慢慢變成個泡泡……

一會，門忽然噠——啦一聲開開了。閃進一個人來。五一一欠屁股蹦起來，就撲了過去。一瞧趕情是老黑子。老黑子把抓在一隻手裏的破毡帽揉成一團，兩隻大眼，在極稀薄的鼻煙色中，張望着五一。五一在他那眼光中，看出了不安和恐懼。

「五一」笑了。他覺得真好笑。幹嘛一個人會這樣呢！

「五一」——他們來了，唉，我……」

老黑子突然逼近了半步，像剛做了怎麼一件虧心事，一手抖抖的扯着了旁人的衣袖。要不是光線太暗了，一定會清清楚楚瞧得見他眼睛上的光芒，是如何的焦灼。臉頰如何的紅。可是「五一」不管這一套。「五一」的笑只能增加了他的羞慚懊惱。「五一」的笑，偏偏爆裂了多少火花噴射般撞出來。

狗在牆外唔唔的搭架。窗洞眼上，彷彿一個黑人影，一閃，又沒有了。「五一」眼快，早覺神到了。他心裏有點氣惱。「幹嘛呢！這也犯得上放探子。讓你聽小爺爺偏會說。」他立刻錘子一樣碰出來一句話：

「奶奶——誰還吃了誰！」

暗中拐了他一下。老黑子推開門走出去。

「五一」覺得這黑黑的屋頂，暗澹的四壁角落，以及這矮矮的土圍牆，長長的城，都

是那麼悶人，彷彿是一個個圈子，一條條束縛，他在馳思着那廣漠的原野，奔放的河流。在他眼前跑的是山溝中的野馬，草地上的黃羊子……他正像一隻迷路的鷹，想念着那遙遠的風砂和自由，悶在心中的那股氣，好像要沖上來。這荒漠中生長出來的孩子，是飽含了一種怎樣強烈的野性！

他輕視老黑子，又憐憫了老黑子。不情願看那個人受大伙兒的笑罵！

「幹嘛呢！自己幹自己的，誰管得着誰！」

突然，臨行前的一點印象晃了晃，那是在老黑子的破屋子裏那瘦得陷下腮巴子的老婆，呻吟着躺在土坑上。流着淚。就在這慘淡的情景下，五一指了鼻尖，說情願幫老黑子，走一躺乾溝子，早些趕回來。好拿錢買帖藥……這事誰不知道。關麻子，二禿子……心裏都該明鏡一樣。怎麼？一走上路。他們就風言風語的，說老黑子趕要趕喪……。現在人家起個大早趕前一步。他們大概又該說：「誰也不該先搶買賣！」

可是可是……。突然一種憎恨在他腦子中沸燃起來，炙燙着他。

人與人之間的壓榨，暗潮永遠是進行着的。捱沒了感情，紅了眼……一個青頭嫩，是看不慣，也聽不慣的。

五一愈想愈生氣。一脚把門踢開。天黑下來，馬槽那邊牆上，掛一盞玻璃子燈罩，吐着短短的黃火焰。驟子噉噉打著响，鼻頓着蹄子。有的喊喊……噉噉嚼着草料。風在天空上兜着，砂子拍在馬槽的鉛鐵棚上刷刷响。幾顆星閃閃的報着微光。

他傍着腳，轉了轉膀子，聽見前面客堂裏有人聲。

一股草味怪新鮮的挺刺鼻子。他感到肚子在咕——咕叫。就扯開腳往前奔去。在那堆鹽口袋上，貼遍了「厚德裕」字號的白紙條子。另外一堆，一堆都沒有。都是黑鬱鬱的堆在陰暗里。

「誰？」

趕情有看鹽的人蹲在角落里。五一沒有好氣的，踢着腳下的土，應了聲。

「我——」

「一走到櫃房背後的那兩間房窗下，他站着了。」

窗紙上，禿禿跳着黃的火影——亂雜雜。裏邊有很多人動作，噉噉談話的聲音，擣成一片。他知道就是那一幫。他真不明白，王連，二禿子……爲什麼連他五一也岐視起來了。不找他也不招呼他。在口上，都是好朋友，怎麼這些牛肚子下養的小子們，一進了口，沒那股風吹着就變了性哪！

裏面，關麻子的聲音：

「——出外靠朋友！你知道——哼哼——」

末尾好像是喝了一口酒。

停了一刻。彷彿是軟囊囊的皮袋上，刺了個洞。先咳了一聲。一個老實人的口吻，接上來說：

「噶——反正這回七十歇子也不愁銷，咱們和氣和氣算不了什麼！」

突然老黑子陪着笑的声音，在胸

「是呀，——我實在是着急，家裏有病人……沒法子呀！大家一塊兒混也不是一天半天啦！誰按心邁過誰嘛？」

一聲聲針一般刺進五一的耳朵。一點火，羞恥一樣。虎的兩隻耳朵邊都發起燒來，他按捺不住——人是這樣的鄙賤呀！趕大馱子的就是趕小馱子的爹嗎？買他個鳥賬！自家販鹽，也沒求誰的幫。幹嘛聽他的左右奶奶的……

他想着在張家園，在平定堡混朋友都是一句算一句，斬釘截鐵。那里這麼些花頭！

他擦到門邊上，忽然裏面一聲鳥叫似的銅噪子在叫：

「哈哈！你說得好！走乾溝子的規矩，你該懂！小馱子都先銷了我們大馱子怎麼辦？」

五一歪肩膊，碎……的擠開了門。門板碰在牆上，噹噹响。大夥都一下把頸子扭過來。關廂子靠在一隻木椅上，仰着發紅的那張驢臉，每一顆廂子都像在動。老黑

子就在不遠的草堆上，蹬着一條腿，都不言語了。眼瞧着剛蹦過來的五一，在晃晃的火影下，臉是那樣的紅。眉毛促皺着。他一跳進來就抓着了老黑子一隻手。

「幹嘛這樣！哼——不走乾溝子又算老幾！到蒙古去再遠……再遠……」

一點白沫子從他嘴角邊濺出來。屋中立刻靜下來。火光濃暗暗的跳着……關
廊子怔怔的瞪了眼，囁嚅的：

「你——你……」

老黑子打了個楞，只奪着那一條被抓牢了的胳膊。

五一看他不動——在大夥灼灼的眼光下，他憤怒。他忘掉一切，他覺得這些人，都像是張着嘴又等骨頭的狗。他一抹身，又朝外面跑去。老黑子一把沒抓着撲了個空，他早跑出店門去了。他即刻蹬蹬腿趕出去。

「五一——五一我也去！」

風裹着他劈裂的聲音顫顫的。

在黑暗中，老黑子追着，追着，兩腿下勁的抽動着……他想到這都是爲了自己的一點想頭弄錯了。惹得兩頭都鬪了。可是他聽不見五一的回音。再跑一會索性連腳步聲也沒有了。這會老黑子突然腦筋一轉，又想起六馱子鹽錢……

廣漠的風砂，挺急緊的各處拍着騷响着。

一會老黑子一步步走回來。感動的眼圈上，掛滿了眼淚。一邁進門限就撲的坐下了。賴子彷彿很沉重使他的下巴低插到胸頭上，舉了舉一隻粗粗的手臂喃喃的：

「你們——你們……」

夜荒涼着，草原上，乾溝子裏該有露水落了。

文 學 小 叢 刊

第 一 集

藍 河 上

定價國幣二元三角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
初版
梓一版

著 者
劉白羽

編 輯 者
巴 金

發 行 人
吳文林

發 行 所
文化生活出版社

桂林東江路福隆街
重慶沙坪壩新六十五號

版權所有不許翻印

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
麻淹證書字第〇一八四號

52
721.021

